

從人稱代詞看早期官話*

李壬癸**

摘 要

本研究涉及音韻、構詞和句法。人稱代詞音韻演變包括 *-m > -n 以及大部分 *ŋ- 的丟失。本研究進一步得到以下幾個認知：(1) 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乃是改寫並補充卓從之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2) 《中原音韻》資料若有誤，可以參考卓從之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來訂正；(3) 早期官話尚有疑母的殘留；(4) 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並非就是現代北方官話的祖語。

元曲人稱代詞系統遠比現代北方官話豐富、複雜。除了今日大家所熟悉的「我、你、您、他」之外，還有「俺」、「吾」、「咱」、「咱」、「自家」、「恁」、「伊」等詞。這些人稱代詞在各種不同的劇本中出現的次數有相當大的差異，可能顯示不同作者的作品有時代和次方言的差異。早期官話還有「儂」是第一人稱，元曲資料卻很少見。「咱」字有這三種用法：人稱代詞、語法助詞、「自家」的合音；「儂」和「恁」也各有二、三種不同的

2023.03.09 收稿，2023.08.23 修訂稿收件，2023.12.17 通過刊登。

* 許世瑛教授是我和丁邦新漢語音韻學的啟蒙老師，我對他一直很感念，請參見李壬癸（2022）。許老師不只專精於漢語音韻學，而且也精於漢語語法學。音韻跟構詞、句法都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就挑選做這個題目來紀念他，況且本文所發現的一些現象，相信他會有興趣的。本文初稿承蒙何大安、魏培泉、金周生、史豔鋒四位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很多寶貴的補充資料和改進意見，使本文內容更充實，減少錯誤，蔣紹愚也提供珍貴的參考資料。特此一併致謝。

**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功用。

現代北方官話區分「咱們」(包括式)和「我們」(排除式)，早期官話雖已有這種對比，但還不一定分得很清楚。早期官話有些人稱代詞，如「俺」*iam、「您」*niəm、「咱」*tsam 都收 *-m 尾表複數，本來都只當複數使用，後來才轉而作單數使用。早期官話常以「每」附在人稱代詞或屬人名詞之後表複數。

關鍵詞：早期官話、北方官話、人稱代詞、音變、構詞演變

一、前言

一般都認為現代北方官話的祖語就是早期官話，它的音韻系統可由周德清（1324）的《中原音韻》作代表。事實是否就是如此？本文將從人稱代詞的現象去檢討它們之間是否具有直接傳承關係。本研究是在呂叔湘（1940）、董同龢（1954）、蔣紹愚（1994）等傑出學者已建立的基礎之上，再做進一步的闡釋和發揮。

元曲時代具有 *-m 尾的名詞後綴，這是很顯著的構詞現象，卻是現代北方官話所缺少的語言特徵。那時的人稱代詞系統跟現代有相當大的差異，比現代繁複得多。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

北曲人稱代詞常以「每」表示多數，如「我每」*ŋom、「你每」*nim、「咱每」*tsam，而現代北方官話卻以「們」表示。從字面上看，「每」是陰聲字，而「們」卻是陽聲字收鼻音尾，它們之間不太可能有先後傳承的關係。早期官話大概就有方言的差異，現代北方官話的祖語未必就是元代戲曲所顯示的音韻系統和詞彙。根據呂叔湘（1940）的研究，北宋就有「你每」、「自家每」的用法，南宋、金才有「們」，由北宋「懣」演化而來。若如此，「每」和「們」是有不同的來源。但也有可能「每」和「們」都只不過是用來代表 *-m 後綴。¹ 呂叔湘（1940）也指出：「你懣當亦記 nim 之音」。

本文討論的焦點是元曲語言中的人稱代詞，例句儘量從「賓白」（對話）中去找出來。

二、元曲中的人稱代詞

元曲中的三個人稱代詞「我」、「你」、「他」跟現代北方官話完全相同。

¹ 元曲「每」字出現的次數相當多，《中原音韻》卻未收，或許跟它的特殊讀音有關。

例如：²

- (1) 我央及你勸他一勸。(關漢卿《救風塵》第一折)
 (2a) 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甚麼？(關漢卿《四塊玉·閒適》)
 (2b) 我這兒覓他，喚他。(關漢卿《七弟兄》)

但元曲中也有其他人稱代詞，包括「俺」、「吾」、「咱」或「喏」、「儂」、「自家」等詞，除了「自家」之外，現代北方官話卻很少見。例如：

- (3) 好共歹與我做箇老婆，和俺老子喫酒去來。(關漢卿《竇娥冤》第一折)
 (4a) 吾師，那家裏做甚底？(《董西廂》卷三)
 (4b) 你二人若非吾來指引，豈得到瑤池仙境也？(李好古《張生煮海》第四折)
 (5a) 姐姐，咱家去。(《王西廂》第四本第三折)
 (5b) 咱乞巧則箇。(白樸《梧桐雨》第一折)
 (6) 感恩人救咱難苦。(張國賓《公孫汗衫記》第四折)
 (7a) 去辭了母親。著大姐上轎。喏回鄭州去來。(關漢卿《救風塵》第一折)
 (7b) 我有兩個壓被的銀子。喏兩個拿著買休去來。(關漢卿《救風塵》第二折)
 (7c) 勾軍的哥哥，喏和你同去。(石君寶《秋胡戲妻》第一折)
 (7d) 喏和你且歸私宅中去來。(佚名《陳州糶米》楔子)

上面(7a)、(7b)中的「喏」當複數用，而在(7c)、(7d)中卻當單數用。

金周生(個人聯繫，2023/8)指出，現代「咱」字有 tsa 和 tsan 這兩讀，都是第一人稱。元曲有王仲誠的散套〈小桃紅〉，「咱」跟「纜」「天」「俺」押韻(收 *-m 尾)：「此身有似舟無纜，姿意教旁人笑咱。富貴總由天，清閒盡在

² 本文以下引用的例句除了另出註說明外，其他皆根據：〔元〕關漢卿等撰《元刊雜劇三十種》(2022)、〔明〕陳與郊輯《古名家雜劇》(1958)、〔明〕臧晉叔《元曲選》(1961)。《董西廂》根據〔金〕董解元《古本董解元西廂記》(1973)，《王西廂》根據〔元〕王實甫《西廂記》(1999)。

俺」。《中原音韻》家麻韻陽平收「咱」，但是監咸韻陽平僅收「咱」，未收「俺」，可見《中原音韻》收字音並不全。

(8) 只怕你久後自家受苦。(關漢卿《救風塵》第一折)

屬於古文的「吾」字，愛用新文體、新語言的關漢卿他的劇本如《感天動地竇娥冤》和《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都沒出現過，馬致遠、王實甫、鄭光祖、《元刊雜劇三十種》也大都不用或很少用，較早的《董西廂》卻出現了 29 次（見下面表 2）。屬於古文性質的第二人稱「伊」字也有類似的情況。

「俺」字常和「我」通用。例如：

(9a) 俺今日將鶯鶯與你，到京師休辱沒了俺孩兒。(《王西廂》第四本第三折)

(9b) 昨遣使款漢，請嫁公主與俺。(馬致遠《漢宮秋》第二折)

(9c) 倒來苦害俺這裏百姓。(佚名《陳州糶米》第一折)

(9d) 這文書說著俺一家兒。(佚名《貨郎旦》第四折)

上面 (9a)、(9b) 的「俺」當單數用，而 (9c)、(9d) 卻當複數用。

「咱」或「咱」大都用於第一人稱複數，例如上面 (5a)、(5b)–(7a)、(7b) 例句，但是 (7c)、(7d) 卻是單數。可見單複數常混。

「俺」和「咱」／「咱」的區別是前者排除式，後者包括式（蔣紹愚 1994：137）。比較排除式 (10b)、(13) 和包括式 (5)–(7)、(10)–(11)。

(10a) 咱兩箇合口唱叫。(佚名《貨郎旦》第一折)

(10b) 大戶，容咱慢慢的商議。我便肯了，則怕俺媽媽不肯。(石君寶《秋胡戲妻》第二折)

(10c) 婆婆，他要帶將俺去哩，咱去不去？(張國賓《公孫汗衫記》第三折)

(11a) 咱這幾年來待嫁人心事有。(關漢卿《救風塵》第二折)

(11b) 不由咱不回頭兒暗笑。(康進之《李逵負荊》第三折)

人稱代詞複數用「每」或「們」字。例如：

- (12a) 我每原許三日之後，送你女兒回家。(康進之《李逵負荊》第三折)
 (12b) 昭君共你每有什麼殺父母冤讎？(馬致遠《漢宮秋》第二折)
 (12c) 他每初時間有些實意，臨老也沒回頭。(關漢卿《救風塵》第二折)
 (12d) 俺們且到夫人房裏去吃酒來。(康進之《李逵負荊》第三折)
 (12e) 喏每做火兒看燈走一遭去來。(武漢臣《生金閣》第三折)
 (13a) 俺則是廝守得一時半刻，也合著俺夫妻每共桌而食。(《王西廂》第四本第三折)
 (13b) 安排果桌，請俺兩口兒賞雪飲酒。(張國賓《公孫汗衫記》第一折)
 (13c) 是你打死俺父親來？(關漢卿《蝴蝶夢》第一折)
 (13d) 俺這百姓每好生的艱難。(佚名《陳州糶米》第一折)

上面例句 (13a)、(13d) 中表示複數的「每」字，用在屬人 (human) 名詞「夫妻」、「百姓」之後，又如 (14)：

- (14a) 我想這婦女每，休信那男兒口。(關漢卿《竇娥冤》第一折)
 (14b) 因他害，染病疾，相識每勸咱是好意。(馬致遠《壽陽曲·遠浦帆歸》)
 (14c) 你道是弟兄每將馬來。(康進之《李逵負荊》第三折)
 (14d) 小的每見他是面生可疑之人。(張國賓《公孫汗衫記》第四折)
 (14e) 你眾官人每告一告兒可好？(李直夫《虎頭牌》第三折)

也就是說，表複數的「每」字並不只限於人稱代詞，也用於屬人名詞。人稱代詞和屬人名詞一起出現時，「每」字只出現一次，如 (14e)。

「自家」是自稱，也就是第一人稱，如同「我」、「俺」，例如：

- (15a) 念自家，雖是個淺陋書生，於夫人反有深恩。(《董西廂》卷三)
 (15b) 自家本秦時宮人。(李好古《張生煮海》第二折)

(15c) 自家張鼎是也。(孟漢卿《魔合羅》第四折)

(15d) 自家小撇古。俺和父親同去糶米。(佚名《陳州糶米》第二折)

根據呂叔湘(1984),「自家」自從唐朝以來一直到明代以後都在使用,戲曲和方言中使用得相當普遍。

從元曲各種作品看來,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名詞區分得非常清楚:第一人稱用「我」、「俺」、「咱」/「咱」,而第二人稱只用「你」、「您/恁」、「伊」,人稱從不相混。可是單複數卻會相混:「俺」、「咱」、「咱」既可以當單數,也可以當複數用,如上面(9a)、(9b)例句中的「俺」都當單數用,而(13)例句中的「俺」卻當複數用。請見下面表1。

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對立最早的於12世紀初產生,北宋文獻如《燕雲奉使錄》就有排除式「某等」和包括式「自家(門)」的對立(劉一之1988)。元朝較早出現這種對立的是馬致遠的《漢宮秋》,董解元《西廂記》、《元刊雜劇三十種》、高明《琵琶記》³也都有這種區別(劉一之1988、蔣紹愚2017:145),但不一定都分得很清楚。排除式早期多用「俺」,包括式早期多用「自家」或「咱」(蔣紹愚、曹廣順主編2005:35)。「咱」只用在包括式(參見表1)

根據呂叔湘(1984:35)的研究,「咱」和「咱」都是後起的,南宋、金才有「咱」,它由「自家」演變而來;「咱」更晚,直到元代才普遍使用,它由「咱每」或「咱們」演變而來。

元曲中第二人稱以「您」或「恁」*niəm指稱複數,但此時並沒有尊稱的意味。例如(16):

(16a) 您眾文武商量,有策獻來,可退番兵。(馬致遠《漢宮秋》第二折)

(16b) 我道您文臣安社稷,武將定戈矛。(馬致遠《漢宮秋》第二折)

(16c) 不索打官防,教您夫妻盡百年歡偶。(《董西廂》卷八)

³ 魏培泉(個人聯繫,2023/2/22)指出:高明《琵琶記》雖是元末作品,但是南戲,與當時元雜劇那種北方戲曲有別。

- (16d) 想您兄弟十載相依。(康進之《李逵負荊》第四折)
 (16e) 您孩兒只在瓦窩裏住一世哩。(秦簡夫《破家子弟》第四折)
 (16f) 我待學您這出家兒清靜。(關漢卿《切鹵旦》第一折)

元曲中第二人稱偶有用「伊」代替的。例如 (17)：

- (17a) 這裡吐膽傾心說與伊，難道你不解其中意？(佚名《馬陵道》第三折)
 (17b) 你艱辛萬千，是我耽伊誤伊。(高明《琵琶記》第二十二段)
 (17c) 公性強暴，威德之名，聞於輦下，伊必知之。(佚名《鴛鴦燈傳》)⁴
 (17d) 願與伊共死，庶免兩處離愁。(佚名《鴛鴦燈傳》)

上面 (17a) 例句中「你」和「伊」並用，前者當主語，後者當賓語。(17c)、(17d) 出處相同，時代較早，大約北宋末期，「伊」比「你」典雅，兩者有不同的語境。

「咱」字也出現在句末當語法助詞，有別於當人稱代詞的「咱」。例如：

- (18) 不免收拾停當，在此伺候咱。(白樸《梧桐雨》第四折)
 (19) 宮娥，請主上赴席咱。(白樸《梧桐雨》第四折)
 (20) 只與婆婆早晚使用咱。(關漢卿《竇娥冤》第一折)

上面 (18) 例句中的「咱」，現代北方官話用「著」，(19) 例句中的「咱」在現代北方官話用「吧」，(20) 例句中的「咱」在現代北方官話用「罷了」。可見其用法頗廣，念法應該也不同于當人稱代詞的「咱」*tsam，而大概是唸家麻韻陽平 *tsa。「咱」字還有第三種用法：它只出現在人稱代詞之後，初看它似乎有可能表複數，承擔後綴 *-m 的功能。然而，若是仔細看上下文，「我咱」、「你咱」大都指單數，並非指複數。它更像反身代詞「自家」。例如 (21)–(25)：

⁴ 李劍國輯校《宋代傳奇集》(中冊)(2018: 740)。

- (21) 夫人俱傳示：「你咱說謊，我著甚癡心沒去就？」（《董西廂》卷三）
 (22) 多應是你廝迤廝逗，兀的般言語，怎敢着我咱左右？（《董西廂》卷四）
 (23) 瑤琴是你咱撫，夜間曾挑逗奴。（《董西廂》卷七）
 (24) 思量多為我咱呵肌膚消瘦。（《董西廂》卷五）
 (25) 你兩個今夜親折證，我囑咐你咱：今宵歡慶。（《王西廂》第二本第三折）

呂叔湘（1985：98）指出：

這個咱字如果作咱們講是不通的。但是假定是我自家、你自家音合而成我咱、你咱，……類似我家、你家的家，那就很可以理解了。

也就是說，它經過以下這種音變：自家 *tsi⁴ *kia¹ > tsa²（聲調 4+1 變成 2，參見下文第三節）。這種例子元曲很少見，除了《西廂記》，別的劇本很難找到。

在不同的語境，「咱」也可能有別的用法，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表 1 早期官話人稱代詞（參見呂叔湘 1940）

1 單	我	俺	咱	咱	吾
2 單	你		伊		
3 單	他				
1 包括式	咱	咱每	俺	我每	咱
1 排除式	咱	咱每	俺	我每	俺每
2 複	您／恁	您每	你每		
3 複					

從表 1 就可以看出，第一和第二人稱絕不相混，但單複數有可能相混，包括式和排除式也還沒分得很清楚。

明代汪錢《春燕記·宴賞》：「奴家生得好儀容，月殿嫦娥也賽不過儂」，清代《紅樓夢》裡林黛玉的〈葬花詞〉中有：「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中的「儂」字也是第一人稱代詞「我」。十四世紀周德清的《中原音韻》

東鍾韻平聲陽之下列有「儂」字。《中原音韻》只列舉單字，沒說明字義。比《中原音韻》（1324）稍晚的《韻略易通》（蘭茂 1442）東洪韻平聲列有「儂」字，下寫「我也」，⁵ 更早的《廣韻》也是如此。現在蘇州話還在用「儂」。這個人稱代詞在元朝戲曲中卻很少見，明代後期的《牡丹亭》出現過一次，但它似非當人稱代詞。搜尋了元曲好幾部劇本，包括關漢卿《拜月亭》，馬致遠《岳陽樓》、《任風子》，王實甫《麗春堂》等等，也都沒找到任何例子。難怪呂叔湘（1940）並沒有提到它。周德清卻收入他的《中原音韻》。何時才普遍使用起來呢？蔣紹愚（個人聯繫，2023/2/20）指出：

「儂」作第一人稱代詞很早。在晉代的樂府詩中很常見，但都是女子自稱。但《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道子頌曰：「儂知儂知」，已是通用的第一人稱代詞。《廣韻》：「儂，我也」是有歷史根據的。

金周生（個人聯繫，2023/8）進一步指出：

元散曲與雜劇中，其實也有不少「儂」字，只是披沙撿金，不易找出。例如，《全元散曲》汪元亨的〈歸隱〉：「休怪吾儂，性本疏慵」；張養浩的中呂朝天曲：「想為吾儂，心灰名利」；呂洞賓三度城南柳雜劇第二折：「空自把青眼睜開不認儂，我須是昔日仙翁」，第三折：「爭如俺少憂沒慮的儂家住鸚鵡洲邊」等等。

根據《漢語大詞典》，「儂」字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不同的人稱：第一、第二、第三人稱，視情況而定。指「人」，如上面所引的「空自把青眼睜開不認儂」，「儂」字可以解為「人」，又如湯顯祖的《牡丹亭》第二十齣：「爲著誰儂，俏樣子等閒拋送？」；指第二人稱，如元朝楊維禎的〈西湖竹枝詞〉：「勸

⁵ 1966年我旁聽許世瑛教授聲韻學課，我曾向他提到：北方官話的「儂」是第一人稱，而吳語的「儂」卻是第二人稱，令人費解。當他講到《韻略易通》，在課堂上就提到我提出的問題，指出「儂」字下寫的「我也」，請大家留意。這是57年前的事了，恍如昨日！

郎莫上南高峰，勸儂莫上北高峰」。

盛益民（2019）也曾經指出：

「儂」具有「人」義名詞、旁稱代詞、自稱代詞、複數人稱代詞後綴、單數人稱代詞後綴等多種功能。

表 2 幾種劇本人稱代詞的用例計數

劇本 \ 人稱	我	俺	吾	咱	咱	自家	儂	你	您／恁	伊	他
董解元《西廂記》 （約 1190-1208 年）	193	74	29	0	33	28	0	139	20／65	25	121
關漢卿《竇娥冤》 （約 1210-1300 年）	291	36	0	0	9	7	0	252	0／3	0	137
關漢卿《救風塵》 （約 1210-1300 年）	213	10	0	12	1	7	0	208	5／1	0	85
白樸《梧桐雨》 （約 1226-1306 年）	30	5	3	1	9	2	0	55	1／1	0	43
馬致遠《漢宮秋》 （約 1255-1321 年）	74	34	6	0	8	1	0	36	15／3	0	61
王實甫《西廂記》 （約 1260-1336 年）	443	115	6	1	26	5	0	361	7／17	0	266
鄭光祖《倩女離魂》 （約 1260-1320 年）	90	25	0	0	10	2	0	73	3／2	3	54

從表 2 可以看出，出現次數最多的還是現代仍然使用的「我」、「你」、「他」，其次才是「俺」。到了明代後期的《牡丹亭》中「俺」（451 次）出現的次數甚至多於「我」（237 次），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咱」字出現的總次數表面看起來似乎也偏高一些，但是此字包括人稱代詞以及出現在語尾的語法助詞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詞項，還有偶爾出現在人稱代詞之後表複數，必須以人工去一個一個的檢查才能區分這三種不同的詞項，表 2、表 3 已經剔除了不作人稱

代詞的才計入次數。除了《救風塵》之外，「咱」使用率相當低，遠低於「咱」字，可見在元曲它還不太普遍，「咱」的時代比「咱」至少晚幾百年。「咱」是「自家」的合音，因此這兩者可以互通，但是在元曲中「咱」出現的頻率大都比「自家」高（只有《救風塵》又是例外），可見口語中合音的語詞相當普遍。簡言之，「俺」和「咱」上面每個劇本大都出現不少次數。

第二人稱比第一人稱單純得多，只有「你」、「您」或「恁」、「伊」三個詞。但是「恁」也當指示代詞用，如《漢宮秋》三折：「若是他不戀恁春風畫堂，我便封你一字王」（岳國鈞主編 1998）。表 2 中各劇本「您」或「恁」出現的次數大都偏少，「您」字關漢卿的《竇娥冤》甚至掛零。「伊」字出現的次數更少，早期元曲只出現於金代的《董西廂》25 次，元代鄭光祖《倩女離魂》3 次，關漢卿、白樸、馬致遠、王實甫的劇本都掛零。

再進一步搜尋《元刊雜劇三十種》，所得結果也是很相似（見表 3）。同樣的，出現次數最多的還是「我」、「你」、「他」，其次才是「俺」和「您」。「咱」使用率相當低，遠低於「咱」字，在元曲它還很少用，只有 14 號張國賓的《公孫汗衫記》這一個例外。「伊」字只在《拜月亭》和《氣英布》各出現 3 次，《魔合羅》2 次，《馬丹陽》、《趙氏孤兒》、《范張雞黍》各 1 次，其它都掛零。

終於在《貶夜郎》出現了一次「儂」的例子，如 (26)，其它 29 種雜劇仍然沒有出現。

- (26) 沈醉東風恰離了天子金鑾殿前。又來到儂家鸚鵡洲邊。（王伯成《貶夜郎》第四折）

雖然在別的版本「儂」有作「農」的，然而白賁所寫的小令〈鸚鵡曲〉中就有這兩句：「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儂家」指「我家」。

表 3 《元刊雜劇三十種》的人稱代詞的用例計數

		我	俺	吾	咱	咱	自家	儂	你	您／恁	伊	他
1.	《拜月亭》	80	41	0	2	2	1	0	66	14／2	3	29
2.	《單刀會》	33	8	1	1	11	0	0	39	5／0	0	34
3.	《詐妮子調風月》	59	10	0	0	4	0	0	46	0	0	17
4.	《遇上皇》	33	3	1	0	2	0	0	16	0／1	0	7
5.	《疏者下船》	19	9	0	0	4	0	0	35	1／0	0	19
6.	《買冤家債主》	43	5	0	0	7	1	0	45	4／1	0	48
7.	《陳搏高臥》	35	12	0	0	0	0	0	12	12／1	0	2
8.	《馬丹陽》	78	7	1	1	7	2	0	62	1／0	1	11
9.	《天賜老生兒》	72	13	0	0	13	0	0	50	3／0	0	19
10.	《尉遲恭》	51	18	1	0	8	0	0	26	5／0	0	21
11.	《氣英布》	80	6	0	3	12	1	0	67	7／1	3	28
12.	《趙氏孤兒》	36	9	0	0	5	0	0	28	1／1	1	18
13.	《紫雲庭》	59	40	0	0	13	0	0	55	0／11	0	33
14.	《公孫汗衫記》	35	40	1	9	5	0	0	55	9／1	0	28
15.	《衣錦還鄉》	60	19	0	0	4	0	0	75	4／0	0	16
16.	《魔合羅》	43	8	0	0	6	1	0	50	0	2	24
17.	《貶夜郎》	38	4	2	0	1	0	1	21	0／2	0	10
18.	《鐵拐李還魂》	141	30	1	0	4	2	0	95	0／7	0	68
19.	《火燒介子推》	46	4	1	0	6	1	0	43	17／2	0	30
20.	《東窗事犯》	58	21	1	0	2	2	0	59	1／3	0	20
21.	《霍光鬼諫》	50	4	1	1	10	0	0	14	2／0	0	15
22.	《范張雞黍》	44	6	0	0	8	0	0	36	1／2	1	11
23.	《七里灘》	77	18	0	0	14	0	0	26	16／0	0	22
24.	《周公攝政》	12	3	2	0	3	1	0	10	3／2	0	15
25.	《追韓信》	53	5	1	0	8	4	0	19	0／3	0	16
26.	《竹葉舟》	42	10	0	0	1	0	0	61	2／0	0	5
27.	《博望燒屯》	43	11	8	4	5	0	0	56	11／2	0	14
28.	《張千替殺妻》	66	29	0	2	5	0	0	40	3／0	0	15
29.	《焚兒救母》	53	12	3	0	4	1	0	59	0	0	24
30.	《王粲登樓》	75	3	2	2	3	0	0	21	3／0	0	10

如前面所述，元代《中原音韻》中的「您」*niəm 屬於侵尋，「俺」*iam 屬於監咸，都收 *-m 尾，以 *-m 尾表示複數。⁶「您」和「俺」早期都當複數用，後來也當單數用（呂叔湘 1940）。有如法語第二人稱複數的詞 vous「你們」後來也當單數用。

蔣紹愚（1994：136、2017：145）也說：

近代漢語中的「俺」、「您」、「偌」是含有「們」[*-m] 的合音字，俺＝我們，您＝你們，偌＝咱們。前兩字出現於宋代，後一字稍晚，出現於元代。

「俺」當單數用，例如 (27)；「偌」當單數用，例如 (28)；「您」當單數用，例如 (29)：

(27a) 你父親許著俺打死你哩。（秦簡夫《破家子弟》楔子）

(27b) 自從俺父亡過，十年光景。（秦簡夫《破家子弟》第一折）

(28) 偌本貫是東平府人士。（秦簡夫《破家子弟》第四折）

(29) 父親着您孩兒畫，您孩兒不敢不畫。（秦簡夫《破家子弟》楔子）

原來當複數用的人稱代詞後面若接著「每」或「們」，它本身就當單數解，如：

(30) 俺們都是讀半鑑梳的秀才。（秦簡夫《破家子弟》第一折）

13 至 14 世紀元曲時代具有 *-m 尾的後綴，可以說就是重要的構詞現象。不只人稱代詞，後期它也可以附在屬人名詞之後，如「夫妻每」；若如此，它也是一種依附詞。這是現代北方官話所缺少的語言特徵。進一步研究，有可能發現更多早期官話的構詞現象。

漢語人稱代詞只區分第幾人稱、單複數，並沒區分性別。現代漢語受到歐

⁶ 這幾個詞的擬音都是根據董同龢（1968，第四章）的系統。

洲語言文字的影響，造出「妳」⁷、「她」這類並非反映語言事實現象的字來。

三、音變

若大致上採用董同龢所構擬的《中原音韻》系統，從早期官話到現代北方官話人稱代詞的音變如下所示：

- (31) 我 *ɲo > uo (董同龢擬作 *uo, 參見劉德智注音 1964)
 俺 *iam > an
 咱 *tsa > tsa, *tsam > tsan (「咱」有兩讀,《中原音韻》漏收於監咸韻)
 咱 *tsam > tsan
 吾 *u > u
 儂 *nuŋ > nuŋ
 自家 *tsi⁴ *kia¹ > tsa² (合音之後,聲調由 4+1 變成 2)
 你 *ni > ni
 您 *niəm³ (上聲) > nin² (陽平) (聲調由第三聲變成第二聲)⁸
 恁 *niəm > nin (《中原音韻》侵尋去聲漏收了和「賃」同音的「恁」)
 伊 *i > i
 他 *t'uo > t'uo, *t'a > t'a (元曲「他」有歌戈和家麻兩讀,參見金周生 1983, 今只有家麻一讀)

人稱代詞從早期官話到現代官話，除了聲調，音段保持不變的有「吾」、「儂」、「你」、「伊」等四個詞。早期官話還保存的雙唇鼻音尾 *-m 到現代官話

⁷ 有趣的是元曲「妳妳」稱呼女性長輩，如母親、婆婆等。例如，妳妳，我要個魔合羅兒（孟漢卿《魔合羅》第二折）；養活著俺妳妳（石君寶《秋胡戲妻》第二折）；妳妳，你為什麼這般啼哭？（關漢卿《救風塵》第二折）。

⁸ 《中原音韻》收「您」於侵尋韻上聲，今讀陽平，這是不尋常的變調。

都已變成舌尖鼻音尾 -n，包括「俺」、「咱」／「咱」、「您」、「恁」等四個詞，「俺」又丟失了 *i 元音，而「您」、「恁」又丟失了過渡元音 *ə。如果根據周德清的《中原音韻》，變化最大的是「恁」*iəm > rən，聲母多出了 r- 音來，若是從元音 i 變來的，這是很特別的音變。《中原音韻》其它四個同音詞（蔭、廕、寢、飲）現代官話都沒有多出這個 r- 聲母。可是根據元代燕山卓從之編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中，侵尋韻去聲的「恁」字並不與影母字的「蔭廕寢飲」同一小韻，而是與日母的「賃」同一小韻。根據晚近學者的研究，《中州樂府音韻類編》的著成年代其實在《中原音韻》之前。也就是說，周德清是將《中州樂府音韻類編》改編並增補成《中原音韻》的（請詳見陸志韋 1988[1946]，耿振生 2005，陳寧 2013：14-15）。⁹「恁」字居於「蔭廕寢飲」小韻之末，便有可能是周德清改編時錯置的結果。¹⁰按《中州樂府音韻類編》中原來的排序就是：「恁賃 蔭廕寢飲」，這兩個小韻緊鄰，中間空了一格，表示它們分屬於不同的小韻。

早期官話大都已丟失了疑母 *ŋ-，包括人稱代詞「吾」*u 已經丟失中古疑母 *ŋ- 了，現代北方官話也大都沒有 ŋ-，但仍有一些殘留。¹¹丁邦新（1981）也有類似的看法，他也引述了趙蔭棠、陸志韋等人所列舉的例證，並指出《中原音韻》保存疑母的有疑母一等：傲鼻齧、我，疑母三等：仰、業鄴額。「我」應是 *ŋo（參見寧繼福 1985），而不是董同龢所擬的 *uo。「吾」則因上去聲疑母字與影母字已合流，推測陽平亦當爲零聲母，所以可以擬測爲 *u。

⁹ 兩部韻書都分爲 19 個韻部，韻部名稱和次序也完全相同。但也有不同：《中州樂府音韻類編》除了平聲陰、平聲陽之外還有陰陽這一小類。《中原音韻》資料完整得多，顯然較晚出。

¹⁰ 感謝何大安先生告知這一段重要的資訊。我也認為這種可能性相當大。「恁」的《廣韻》中古音是：如甚切或如林切，聲母都是日母，並非影母。（廣文編譯所編 1960）

¹¹ 魏培泉（個人聯繫，2023/2/22）指出：現代西安話、濟南話的疑母還是有讀 ŋ- 的，例如濟南話「餓、岸」，西安話「域、安」（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2003：8-10）。史豔鋒（個人聯繫，2023/8/8）也指出：山西方言、陝西關中方言話都有讀 ŋ- 的，如「愛、安、岸、鵝」等字。

董同龢（1954：26-27、1968：62）曾經認為早期官話完全沒有疑母，只有少數現象可以解釋為 η - 與 \circ - 有分別的，他都設法想要把它們解釋掉：（一）《中原音韻》江陽去聲的「仰」緊接著「釀」，可能本來同音，兩字中間的圈是傳抄誤添的，可惜查《中州樂府音韻類編》並沒有相關資料，故無法證實或否定。（二）「車遮入作去的『業』等緊接著『拽』等字，也可能本來同音，現在中間的圈是誤加的」。查《中州樂府音韻類編》車遮入作去的把「拽噯謁業業鄴」等字都列在一起，表示它們都是同音，證實董同龢的這個假設可以成立。（三）歌戈上聲的「我」可能如國語變為合口音 uo ，這個假設就不能成立，如上面一段所述。（四）「只有蕭豪去聲一例」傲昇鏊：奧懊澳「實實在在可以解釋為 η - 與 \circ - 分列」，然而董同龢卻說「 η - 總不會單單存於某一個韻母之前」，他這個推論的邏輯是有問題的。又董同龢（1968：70-71）誤以為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是在卓從之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之前，因而忽視了後者的重要性，他一時不查，導致一些錯誤，殊屬可惜。

四、現代漢語方言中的人稱代詞

現代漢語方言中仍然保留元曲中的「俺」字的有濟南方言：「俺」 $\eta\tilde{a}n$ ，它跟「我」並用，「俺們」 $\eta\tilde{a}n\ m\tilde{e}$ 也跟「我們」並用（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言詞匯》1995：548-549），「俺」河南方言用的多，與濟南方言相同。蘇州話仍然用「儂」指稱第一人稱代詞「我」。

第一人稱複數區分包括式「咱們」和排除式「我們」的現代漢語方言包括北方官話（北京、濟南、西安、太原）、吳語（溫州）和閩語，都是分別受到不同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都是後起的，元曲大致上已能區分。漢語史上古音和中古音都沒有這種現象。北方官話是受到了北方阿爾泰語言的影響，閩語和吳語都受到了南方侗傣語言或南亞語言的影響而產生這種對比（梅祖麟 1988）。¹² 從元曲資料我們可以推斷，北方官話具有這種對比的時代當在元代以前。

¹² 梅祖麟原文也提到南島語言。我認為不太可能，一則南島民族語言早已離開亞洲大陸，二則人稱詞的形式完全不同。

五、結語

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並非就是現代北方官話的祖語，只是跟它很相近的方言，Stimson（1962）根據他的中原音韻研究就有這種看法。耿振生（2005：102）也指出：《中原音韻》的特點「清入歸上」跟現代北京話差別大。

本研究結果顯示：（一）早期官話仍然有疑母的殘留，董同龢對《中原音韻》的相關假設大都不能成立；（二）《中原音韻》部分內容有誤，宜參照卓從之編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相互校訂，才能得到較可靠的結果。

元曲人稱代詞的種類顯然比現代北方官話豐富得多，有些人稱代詞（俺、吾、咱、咱、伊、自家）現代北方官話很少用或只留存在局部小方言中，而且第一人稱代詞的「儂」罕見於元曲中使用。人稱代詞複數形式（俺、您、咱）具 *-m 尾在元代就已普遍使用，元曲中複數人稱後來也用於單數，這是一種有趣的演變。用後綴 *-m 表複數，這是一種重要的構詞手段，並不見於現代方言，可說是過去六百多年來重大的構詞演變。從單音節轉變為雙音節詞，如從「您」到「您每」，也是這個時期很重要的演變過程。第一人稱複數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對比，在元曲中已見普遍使用，但不一定區分得很清楚。本文是根據約 40 種元代戲曲或雜劇所得的研究結果。

若要做更細密的研究，也許可以將元代每一個重要作者的作品作為檢驗的對象，再進一步比較不同年代和不同作者的異同，所得的結果有可能跟本文很近似也說不定。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 〔金〕董解元，《古本董解元西廂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 年。
- 〔元〕王實甫，《西廂記》，收入〔清〕劉世珩輯《暖紅室彙刻傳奇》，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9 年。
- 〔元〕卓從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收入〔元〕楊朝英選《朝野新聲太平樂府》。
-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
- 〔元〕關漢卿等撰，《元刊雜劇三十種》，南京：鳳凰出版社，2022 年。
- 〔明〕汪鋐撰，《春燕記》，收入〔明〕毛晉《六十種曲》。
- 〔明〕陳與郊輯，《古名家雜劇》，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58 年。
- 〔明〕湯顯祖，《牡丹亭》。
- 〔明〕臧晉叔，《元曲選》，臺北：啓明書局，1961 年。
- 〔明〕蘭茂，《韻略易通》。
- 〔清〕曹雪芹，《紅樓夢》。

二、近人論著

- 丁邦新，1981，〈與《中原音韻》相關的幾種方言現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4：619-650。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1995，《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2003，《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呂叔湘，1940，〈釋您、俺、咱、咱，附論們字〉，《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1.2：187-226，收入氏著《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年），頁 1-37。
- 呂叔湘，1984，《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1985，《近代漢語指代詞》，上海：學林出版社。

- 李壬癸，2022，〈許世瑛教授逝世日期小考，兼述我對許老師的感念〉，《傳記文學》121.6：134-135。
- 李劍國輯校，2018，《鴛鴦燈傳》，《宋代傳奇集》（中冊），北京：中華書局。
- 岳國鈞主編，1998，《元明清文學方言俗語辭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 金周生，1983，〈元曲「他」字異讀研究〉，《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12：521-542。
- 耿振生，2005，〈《中原音韻》的原始著作權和它的基礎方言問題〉，《語言學論叢》31：72-103。
- 梅祖麟，1988，〈北方方言中第一人稱代詞複數包括式和排除式對立的來源〉，收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15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41-145。又收入氏著《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150-154。
- 盛益民，2019，〈複數單數化與漢語方言單數代詞中後綴「儂」的來源——一項語義創新及其對東南方言代詞系統的影響〉，《中國語言學集刊》12.1：29-51。
- 陳寧，2013，《明清曲韻書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陸志韋，1988，〈釋《中原音韻》〉，收入氏著《陸志韋近代漢語音韻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34。原刊於《燕京學報》31：35-70，1946年。
- 董同龢，1954，《中國語音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董同龢，1968，《漢語音韻學》，臺北：廣文書局。
- 寧繼福，1985，《中原音韻表稿》，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 劉一之，1988，〈關於北方方言中第一人稱代詞複數包括式和排除式對立的產生年代〉，收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15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92-140。
- 劉德智注音，1964，《音注中原音韻》，臺北：廣文書局。
- 廣文編譯所編，1960，《重校宋本廣韻》，臺北：廣文書局。
- 蔣紹愚，1994，《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蔣紹愚，2017，《近代漢語研究概要》（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蔣紹愚、曹廣順主編，2005，《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綜述》，北京：商務印書館。

Stimson, Hugh. 1962. "Phonology of the Chung Yüan Yin Yü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3.1: 114-159.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paulli@gate.sinica.edu.tw

Personal Pronouns in Early Mandarin

*Li, Paul Jen-kuei**

Abstract

Early Mandarin has a much larger number of personal pronouns than Modern Mandarin. Many of them (俺, 吾, 咱, 咱, 伊, 自家) have gone out of use or are retained only in a few minor modern dialects today. Three monosyllabic pronominal forms in Early Mandarin contain the plural-marking suffix *-m: 俺 *ia-m '1PL, EXCL', 咱 *tsa-m '1PL, INCL', and 您 *niə-m '2PL'. These pronouns functioned as plurals at an earlier stage, but later also singular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clusive and exclusive forms was discernible in some examples, but not always clear,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 Linguistic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Modern Mandarin is not directly inherited from Early Mandarin as represented by *Zhongyuan Yinyun*.

There seems to be at least an active morphological process of suffixing *-m to the human nominals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which is lost in modern Mandarin. Three monosyllabic pronominal forms were then replaced by disyllabic forms during this period. These two changes, from inflectional to isolating and from monosyllabic to disyllabic, can be considered significant morphological changes that were taking place six to seven hundred years ago.

Sound changes involving personal pronoun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rrors can be detected in the data of Zhou Deqing's *Zhongyuan Yinyun*, which should be double-checked with another rhyme book produced a little earlier. There are still remnants of the initial *ŋ- in Early Mandarin, contrary to what was claimed by T'ung-ho Tung.

*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he same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咱, 儂, 恁, may have two or three entirely different functions.

Keywords: Early Mandarin, modern Mandarin, personal pronouns, sound change, morphological change

